

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编

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

[第十三辑]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

第十三辑

编委会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 岚 刘玉才 安平秋
杨 忠 杨海峥 吴国武
董洪利 廖可斌 漆永祥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·第十三辑/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编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4. 1

ISBN 978-7-301-24248-3

I. 北… II. 北… III. ①古文献学—研究—中国—丛刊 IV. ①G256. 1-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97778 号

书 名: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 第十三辑

著作责任者: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编

责任编辑: 王 应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301-24248-3/Z · 0118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pup.cn> 新浪官方微博: @北京大学出版社

电 子 信 箱: pkuwsz@yahoo.com.cn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6694

出 版 部 62756449

印 刷 者: 北京大学印刷厂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6 开本 19.75 印张 320 千字

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60.00 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—62752024 电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目 录

- 《古周易》衍生问题之再探讨 朱天助(1)
- 综论《郑笺》对《诗经》中情感诗句的阐发
- 兼驳论《郑笺》“按迹以求性情”说之失实 李林芳(14)
- 概说宋代经学的发展脉络、基本面貌和学术特色 吴国武(30)
- 宋元经义类经学文献考略 顾永新(55)
- 陈亮《中庸》佚说辑释 桂 象(76)
- 明本《毛诗本义》价值述略
- 以《诗本义》的流传为中心 袁 媛(90)
- 胡培翬丧服研究考论 张 文(101)
- 清代三家《诗》辑佚的“开山之作”
- 范家相《三家诗拾遗》研究 马 昕(121)
- 郑称国考 刘 瑛(140)
- 春秋鲁国仲孙氏又称孟孙氏之谜
- 古籍的误解与文化氛围的失落 徐 刚(150)
- 《订正史记真本》与《史记》真本问题 张宗品(160)
- 《上庠录》辑考 李 更(173)
- 清人藏书印种类例析 漆永祥(185)
- 池田四郎次郎的《史记》研究 杨海峰(198)
- 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宋人别集概述 王 岚(208)
- 略谈日藏宋僧诗集《中兴禅林风月》注释之误 许红霞(220)
- 我们所见到的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秘藏汉籍 吴 鸥 王丽萍(238)
- 《刘氏传忠录》及《续编》中的宋佚诗辑考 赵 显(243)
- 张玉娘《兰雪集》刊刻与传抄研究 陈晓兰(258)
- 论明末清初类书、丛书编刊胜景图中的女性著述汇辑 傅湘龙(281)

清代中期北京花谱笔记文体研究 刘汭屿(291)

敦煌写本《周秦行纪》笔札三则 丁之涵(303)

读洪亮吉《附鮚轩诗》札记 李金松(311)

《古周易》衍生问题之再探讨

朱天助*

【内容提要】今传世本题作吕祖谦所撰的《古周易》一书内容复杂。经考证,今本《古周易》乃后人取吴仁杰刊刻李熹书所撰的《后记》、李熹书的《后记》以及吴氏《集古易》一书汇编而成。吴氏《集古易》仅节录吕大防、晁说之、吕祖谦等诸易家考订《古易》的《后记》而略其正文。因诸《后记》已涵盖吕祖谦订《古易》的主旨,故该书撰者可题作吕祖谦等撰。吕大防书正文全从王弼本,而吕祖谦书则本晁说之《古周易》,晁书多取古字,兼考音训,与王弼本不同。朱子《本义》即取吕氏《古周易》作底本,清初御纂《周易折中》及《周易述义》也从朱子《本义》原本的编次。

【关键词】版本考 二吕无暗合 影响

吕祖谦(1137—1181),字伯恭,婺州(今浙江金华)人。隆兴元年(1163)进士,与朱熹、张栻齐名,称“东南三贤”,学者称“东莱先生”。吕祖谦曾重编“古易”而成《古周易》一书,因其内容及编次与其他订“古易”诸家兼有同异,在后来刊刻流传过程中,各书内容不免参合难分,以致今存题作吕祖谦所撰的《古周易》一书存在内容难考和版刻流传复杂的问题。前人在此方面的研究尚不足,很多问题还未解决,因此,本文拟对该书内容作详细的考辨。

一、《古周易》版本考

笔者首先重点分析吕祖谦《古周易》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其他“古易”类著述版本情况。《古周易》卷数多作一卷,然亦有例外,清光绪孙葆田《孙氏山渊阁丛刊》题作《周易古本十二篇》,《中国丛书综录》又未注明卷数。经查原书,实为十二卷。据孙葆田书后跋言:“原本今不可见,予尝得一明刻本,为武昌朱廷立校刊,其篇章分析如右,今辄为繙刻以贻学者,又附刻《音训》于后以符朱子之旧云。”一卷本仅录吕氏分篇章的依据,即只有篇章分析结论而无刊正文。

*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2011级博士研究生。

今孙氏本悉录正文且仅言“其篇章分析如右”，则其正文当非明刻本原有，恐是孙氏增益而成。经比对，此十二卷本与今康熙《通志堂经解》一卷本并无区别。此外，孙氏又言：“内府仿宋椠《周易本义》校正，亦间与新刻《音训》不符。”^①其附刻《音训》，经比对，也全本清代宋咸熙辑本，然无“宋咸熙辑”之名。

作一卷本的版本有：一、康熙十九年（1680）刊刻的《通志堂经解》本（康熙十九年纳兰性德刊《通志堂经解》本）；二、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四库馆臣纂修的《四库全书》本（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，以下简称四库本）；三、同治八年（1869）胡凤丹刊刻的《金华丛书》本（民国补刊本，又名《金华文萃》）。

这三个版本，胡凤丹《重刻〈古周易〉序》有言，金华本乃是“从《通志堂经解》中录出重梓”，然仅取《经解》中题《东莱吕氏古易》的部分。经解本与四库本的内容完全一致。

金华本乃节选本，不利于研究。四库本与经解本内容全同，唯增卷前四库馆臣的考证。四库本已集中上述两本的主要问题，故本文选四库本作为研究的对象。

（一）撰者考

四库本的《古周易》共收录八段文字，撰者及各段标题^②如下：

序号	撰者	标题
1	吴仁杰 ^③ (?)	“古周易 ^④ ”的“自序”
2	吕大防(1027—1097)	《吕氏周易古经》的《后记》
3	晁说之(1059—1129)	《晁氏古周易》的《后记》
4	李焘(1115—1184)	《周易古经》的《后记》

^① 参见《周易古本十二篇》，（清）孙葆田《孙氏山渊阁丛刊》本，今上海图书馆有藏，每半页十行，行十九字，黑口，四周单边，单鱼尾。

^② 按：凡书内已有标题则用书名号，无标题者，内容待下文考辨，暂拟标题而以双引号别之。

^③ 按：吴仁杰，《宋史》无传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亦未叙其生平事迹。据李裕民《四库提要订误》一书考证：吴仁杰，一字南英，号蠹隐，又号蠹豪。洛阳人，寓居昆山。博洽经史，讲学于朱熹之门。乾道六年（1170）携所解《古周易》候见周必大（《文忠集》卷一七〇《奏事录》）。淳熙五年（1178）进士（淳祐《玉峰志》卷中）。八月，撰《乐庵先生语录后序》。官罗田县令，自刊《两汉刊误补遗》十卷。庆元二年（1196）正月二十五日，时任主管户部架阁文字点检试卷（《宋会要》选举二二之一三）。三年四月初五日，国子录吴仁杰作《释褐记》（咸淳《临安志》卷一一）。四月二十五日，“国子录吴仁杰与签判差遣，坐浮躁嗜进”（《宋会要》职官七三之二三）。六年，嘱方灿刊其《离骚草木疏》四卷（李裕民《四库提要订误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2005年版，第3页）。

^④ 按：据笔者考证，也并非其《古周易》的全部内容，只是《自序》，此处暂拟标题以便行文，下同。具体见下面考证。

续表

序号	撰者	标题
5	吴仁杰	刻李书的“后记 ^① ”
6	王洙(997—1057) (出其家 ^②)	《睢阳王氏古易》的“后记 ^③ ”并附石林先生(即叶梦得, 1077—1148)的一段评论。
7	周燔(?)	《九江周氏易》的《自序》
8	吕祖谦(1137—1181)	《东莱吕氏古易》 ^④ 的《后记》，附朱子跋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称：

《古周易》一卷，宋吕祖谦编。“古易”上下经及十翼；本十二篇。自费直、郑玄以至王弼，递有移缀。孔颖达因弼本作《正义》，行于唐代，“古易”遂不复存。宋吕大防始考验旧文，作《周易古经》二卷，晁说之作《录古周易》八卷，薛季宣作《古文周易》十二卷，程颐作《古周易考》一卷，李焘作《周易古经》八篇，吴仁杰作《古周易》十二卷，大致互相出入。祖谦此书与仁杰书最晚出，而较仁杰为有据。^⑤

据四库馆臣之言，则此书是吕祖谦辑各家之说而成，然而金华本为何仅录吕氏部分？近人多疑四库馆臣之言，只是也缺乏实据，释而不能明^⑥。经笔者研究，四库本的《古周易》确非吕氏编撰，因为书中有一条重要内证：前录吴仁杰“古周易”言他从绍兴辛巳(1161)起博求深考，又二十八年而后定，则吴氏此段成文时间至少得在淳熙十五年(1188)后，后录吴氏刻李焘书的《后记》又署“淳熙十六年七月九日”；然而吕祖谦于淳熙八年辛丑即已卒，不可能编此书。因此，此书非吕氏编撰无疑。

① 按：吴仁杰“后记”有言“并二氏篇第颠末三君子后记刻真诸校官”，故以上三书皆标《后记》。

② 后附叶梦得言“王原叔家得古易本”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言“出翰林学士睢阳王洙原叔家”，《宋史·艺文志》言“出王洙家”。

③ 按：据叶氏之言，此书“本自《乾》《坤》而下分《咸》《恒》为二篇，但有六爻之文……皆别为卷正十二篇”，是此段仅是王书的“后记”。

④ 经笔者研究，此段非吕氏《古周易》的全书，乃吴仁杰录吕书的《后记》，文字也有删裁，此处暂拟用其《古周易》的《后记》标之。

⑤ 据王伯祥断句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浙本，第49页。

⑥ 许维萍于《吕祖谦与“复古《易》运动”——兼谈《古周易》版本衍生之相关问题》(林庆彰主编《经学研究论丛》第八辑，台北：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版)认为吕祖谦部分甚少，其他部分盖书贾受《周易本义》的影响而扩充之，并认为此书“属于《集古易》的可能性大于属于《古周易》”。杨新勋《宋代疑经研究》一书则据《东莱吕氏古易》的《系辞》部分无分章，认为吕氏《古周易》已佚(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7年)。潘雨廷《读易提要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)则认为此书乃吴仁杰的《集古易》。笔者按：以上各说皆无实据，又不考各说具体内容，忽略此书内容的复杂性。

(二) 内容考

那么，此书是否就是吴仁杰的《集古易》或《古周易》呢？经笔者研究，此书已经后人重编，内容复杂，又因吕、吴二氏之说与他家关系密切，因此，本文下面详考此书的内容及所录诸家的著述情况。

据王应麟《玉海》“古易五家”条下言：

元丰五年，汲郡吕大防始定《周易古经》，分《上经》《下经》《上彖》《下彖》《上象》《下象》《系辞》上下各二篇，《文言》《说卦》《序卦》《杂卦》各一篇，凡十二篇。靖国中嵩山晁说之亦注古文《易》，并十二为八，以《卦》《爻》《彖》《象》《文言》《系辞》《说卦》《序卦》各为一篇。睢阳王氏、东莱吕氏亦各定为十二篇。其后九江周燔又自改更次序，与诸家之说不类。故言《古易》者为五家，吴仁杰集为一卷。仁杰亦分为十二篇。^①

据此，可知吴仁杰《集古易》一书包括吕大防、晁说之、王洙、吕祖谦、周燔五家及吴氏己说，将上述之言与四库本相比较，两者除次序不一外，四库本还多了李焘之说与吴氏的“后记”。又据南宋俞琰曰：

河南吴仁杰撰《易图说》三卷，又集《古周易》、费直《易》、郑康成《易》、王弼《易》萃为一书，后有吕大防《古易》、晁说之《古易》、王洙《古易》、吕祖谦《古易》、周燔《古易》。端平丙申(1236)吴人何元寿刊于湖广饷所。^②

上文即是就吴氏《集古易》而言，与今本对比，四库本还是多了李焘之说与吴氏的“后记”。这里不免产生一个疑问，今四库本为何会多出此两段文字，《集古易》一书既非吴氏自刻，那么书中的“后记”，又如何解释？

这个问题，须详考李焘之说与吴氏“后记”的具体内容才能解答。据四库本李焘言：

右《周易古经》八篇并吕氏、晁氏后记各一篇……今八篇次第实从晁氏，总名《周易古经》则从吕氏，若晁氏但名《古周易》也。

据此，李焘刊己书时，附吕氏、晁氏的《后记》。又据吴仁杰“后记”曰：

李仁甫侍郎尝合二氏之说刊焉，今复出此编，世遂有三书矣。后进坐眠前修，无能为役，何敢妄出意见，而《易》则古《易》也，亡一字加损……并二氏篇第颠末，三君子后记，刻真诸校官。

^① 参见(宋)王应麟《(合璧本)玉海》第二册，京都：中文出版社影印各宋元善本 1977 年，第 730 页。

^② (宋)俞琰《读易举要》，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。此书乃四库馆臣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。

据此又知吴氏曾刻李焘《周易古经》全文及吕、晁、李三氏的《后记》，且吴氏言“何敢妄出意见”与“亡一字加损”，则又知吴氏并未将自己著述附入刊行。

显然，以上两段文字乃后人编入，非《集古易》之文；因此，除却此两段文字，此书当是《集古易》全文^①。然而，吴氏《集古易》与《古周易》两书的关系如何？所录吴说是否是《集古易》的《自序》呢^②？详考吴说，并不言重编诸说的原委，则此段当仅是《古周易》的《自序》，并非《集古易》的《序》。这就又产生一个疑问，为何《古周易》之《序》会窜入《集古易》呢？其实，此《序》并非由后人窜入，而是吴氏《集古易》不仅只取己书之《序》，他书也仅录其《序》或《后记》，也就是说吴氏《集古易》所录诸文，并非各家“古易”著述的全文，而仅是其《序》或《后记》。何以见得？

最重要一条证据即是所录诸书皆言正文，而今本皆无。吴仁杰《古周易》的《自序》言：“凡经传之文，去其后儒所加《彖》曰、《象》曰、《文言》曰及卦名”，“五卦（即《同人》、《履》、《否》、《艮》、《坎》）凡省六字，传不附经，则此五卦在《系辞传》独无卦名矣，于文宜复，今但注逐卦下，弗敢传，盖谨阙文也”。吴氏自言己书有考订正文并附有下注^③。吕大防于此书中也言“予因案古文而正之”。晁说之《古周易》也曰：“今有所稽考者，具列其异同舛讹于字下，亦庶几乎同复于古也。”^④王洙《古易》虽家藏，据叶梦得之说，也有具体正文，如“本自《乾》

^① 这里还是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吴氏《易图说》是否附入此书而行？如潘雨廷《读易提要》认为《通志堂经解》将两书分置两处有误，“《易图说》实附刊于《集古易》”。吴说有言《集古易》有附图，但只说“今侧注初上之文以见覆卦之象，并变卦、对卦、覆卦各为之图”，可知吴氏此书只及四幅图。今《易图说》三卷，卷一五图、卷二八图、卷三三图，此外各卷图后皆附文字解说，完全独立成书。所录内容也超出《集古易》所言范围。此外，刻者何元寿也只言两书一并刊刻，不言图附入《集古易》刊行。因此，笔者以为两书当分行。只是不知是后人无意刊落附图，还是吴氏本意即让人将此书与《易图说》互相参看。此书《宋志》作二卷，俞琰则言《易图说》三卷，《通志堂经解》本同，然《经解》本后附刊者何元寿的跋（亦见于《经义考》），并不言此书卷数。因此，《易图说》也可能仅是二卷，或因附入《集古易》的图而成三卷。

^② 按：许维萍即认为此段乃是《集古易》及《集古易》的《自序》。

^③ 按：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一录吴仁杰《古周易》十二卷，陈氏提要称：“以爻为《系辞》，今之《系辞》为《说卦》。其言《十翼》，谓《彖传》、《象传》、《系辞传》上、下，《说卦》上、中、下，《文言》，《序卦》，《杂卦》，并上、下《经》为十二篇。”（宋陈振孙著，徐小蛮、顾美华点校《直斋书录解题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，第3页）大抵一篇一卷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也作十二卷，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同，但云“未见”。据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之《易图说》言：“《古周易》世罕传本，仅《永乐大典》尚有全文。”为此书有考订正文之明证。可惜四库馆臣无辑出佚文。

^④ 王应麟言：昭素谓：“《序卦》云‘离者丽也’。丽必有所感，故受之以咸。咸者感也。”凡十四字，晁以道《古易》取此三句增入正文，谓后人妄有上下经之辩。吴仁杰亦从王、晁之论。（宋王应麟著，清翁元圻等注，李保群等校点《困学纪闻》第一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，第102页）笔者按：细考《读书志》，十二卷本《古周易》也引诸说校订文字。然晁氏《古周易》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作八卷，又据李焘书从晁氏篇次，作八篇，则大抵一卷一篇；据晁说之《自序》及吕祖谦《古周易》的《后记》，可知晁书有上下经之分；晁氏引王昭素之说又见吕祖谦《古易音训》，因此王应麟所言不误。盖晁公武所录十二卷本为晁氏《古周易》的初稿，而他人所录八卷本是《古周易》的定本。此又可辅证晁、吴二氏之书有正文。

《坤》而下分《咸》、《恒》为二篇，但有六爻之文”。周潘《九江周氏易》言“今将《易传》，凡‘彖’‘象’‘文言’曰等比经皆低一字”，“若为之注解，则将经传连文而疏注解于其下”。即言己书有正文及注解文字^①。吕祖谦《后记》（即所录的《东莱吕氏古易》）也言：“祖谦谨因晁氏书，参考传记，复定为十二篇，篇目卷帙一以古为断。”吕祖谦用晁书，则无疑吕书也有正文^②。至于李焘的《古周易》有具体文字，已见上文。

这里仍存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既然以上诸书仅存《序》或《后记》，为何有些书在《经义考》却云“存”？如李焘的《古周易》。其实，朱彝尊亦未见诸书的全本，其所录也不出后来四库本《古周易》的内容。现将《经义考》所录各书的卷数及存佚情况条陈如下，并附各书提要所录的内容^③。

编号	作者	著述	书目著录	存佚
1	吴仁杰 (p. 169)	《古周易》	《宋志》作十二卷 ^④	未见
		《周易图说》	《宋志》作二卷	存
		《集古易》	《宋志》作一卷	存
按：《经义考》后附吴氏《自序》与《四库》本同。				
2	吕大防 (p. 118)	《周易古经》	《通考》作二卷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作十二卷 ^⑤	存
按：《经义考》后附吕氏《后记》与《四库》本同。				
3	晁说之 (p. 123)	《录古周易》 (即《古周易》)	《宋志》作八卷，《通考》作十二卷	存
按：《经义考》后附晁氏《后记》与《四库》本同。				
4	李焘 (p. 167)	《周易古经》	八篇	存
按：《经义考》后附李焘《后记》与《四库》本同，吴氏刊刻《后记》也著录。				
5	王洙 (p. 108)	《古易》	《宋志》作十二卷	存
按：《经义考》后引叶石林之言乃《四库》本所录的一小段。				

① 按：此书可能曾附吴仁杰《古周易》篇末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于吴仁杰《古周易》条下言：“附见吴氏篇末，今古文參用，視諸本為無據。”

② 后来朱子《周易本義》取呂氏《古周易》本作底本，更見呂書有正文。

③ 见（清）朱彝尊《经义考》，中华书局1998年影印《四部备要》本。

④ 《宋志》作《古易》十二卷。

⑤ 按：朱氏《经义考》原引作十卷，但朱氏后又引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之言，一篇即一卷，明作十二卷。《经义考》著录有误。

续表

编号	作者	著述	书目著录	存佚
6	周燔 (p. 168)	《九江易传》(当即 《九江周氏易》) 九卷	佚	
按:《经义考》后附周氏《自序》与《四库》本同。				
7	吕祖谦 (p. 171)	《古周易》	《宋志》作一卷,《通考》作十二卷	存
按:《经义考》后引吕氏《自序》及朱子《跋》与《四库》本同。				

以上诸书,《经义考》仅言周燔之书和吴仁杰之书亡佚或未见,而称其他五家之说皆存。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时间距朱氏不远,岂有在此如此短的时间内,上述五家之书皆亡的巧合?显然,朱氏并未见此五家的全本,所见本即使不是《通志堂经解》本的《古周易》,也当与此本同源,故所录内容也不出《经解》本的范围。盖朱氏以《经解》本《古周易》(或同源本)为诸说的合编本^①,故离析众说分附相应的条目下,并误以各书的《序》或《后记》为全书^②。

此外,还应注意到一个问题:吕祖谦《古周易》,《宋志》才录一卷,而《通考》却作十二卷;吕大防《周易古经》,《通考》作二卷,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却作十二卷,两者卷数相差很大,如何解释这一问题呢?笔者以为吕氏《古周易》,《宋志》作一卷,仅录其《后记》,而《通考》所录当是全文。诸家所定《古周易》全文,大抵一篇一卷,如前引晁氏、李氏定“古易”经传为八篇,两书皆作八卷;又如周燔《九江易传》分经传为八篇,书亦作九卷。吕大防书,《书录解题》所录十二卷,据陈氏解题,一篇一卷,当是全文。至于《通考》二卷,盖去其全文,仅择《后记》,又因吕、晁氏二氏《后记》常合刻,故一并收录作两卷。

吴仁杰《集古易》乃集诸书的《序》或《后记》而成,然而吴氏收吕祖谦《古周易》之《后记》也非照录原文。吕氏《后记》又见录于税与权编撰的《易学启蒙小传·周易古经发题》一书,两相比勘,可发现吴氏、税氏于吕书的《后记》皆有所

① 按:此书各《序》单篇别行时仅一两页,因此,朱氏所据本也当是合编本。

② 谨按:各家(除吴仁杰外)《序》《跋》前还有一些相关说明,如《九江周氏易》有“《系辞下第八》起八卦成列至失其守者其辞屈”,而《经义考》皆无录,这些附带说明可能是吴仁杰归纳各书主旨,不过这也可能是各家复各书细目起讫的相关说明。因此类说明无关宏旨且为下文行文方便,笔者将此类附录并作各家《序》或《后记》的一部分。

删裁^①。因属节录,所录《后记》与其《古易音训》相比(《古易音训》复出《古周易》相关内容),《系辞》部分无具体分章及说明,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
二、二吕之书无暗合

后世学者如尤袤盖误将吕祖谦书《后记》作全书,以致认为吕祖谦书存在与吕大防书暗合的现象。尤袤(1124—1193)《与吴斗南书》言:

顷得吕东莱所定《古易》一篇,朱元晦为之跋。尝以板行,乃与左右所刊吕汲公《古经》,无毫发异,而东莱不及微仲尝编此书,岂偶然同邪^②?

显然,尤袤盖误以《古周易》的《后记》一篇为全书,发现两吕定“古易”经传篇章“无毫发异”(两吕《后记》尚存微异),故有此疑惑。吴仁杰曾刊李焘《周易古经》,当知吕大防、晁说之书皆有全文,且二吕书具体文字尚有差异,可澄清此疑惑。可惜吴仁杰回信今不传。

后来魏了翁(1178—1237)门人税与权也持异议。税氏于《易学启蒙小传·周易古经发题》一书曰:

按吕汲公元丰壬戌(1082)防刻《周易古经》十二篇于成都学官,景迂晁生(晁说之)建中靖国辛巳(1101)并为八篇,号《古周易》,缮写而藏于家。巽严李文简公(李焘)绍兴辛未(1151)谓北学各有师授,《经》名从吕,篇第从晁,而重刻之。逮淳熙壬寅(1182),新安朱文公表出东莱吕成公《古文周易经传》、《音训》,乃谓编古《易》自晁生始。岂二公或不见汲公蜀本歟?然成公则议晁生并上下《经》为非,而文公《易本义》则篇第与汲公

^① 税氏《周易古经象传》部分(即吴本的《象象传》)有“唐孔氏曰:数十翼亦有多家,一家数十翼云:‘上彖一、下彖三、上象三、下象四、上系五、下系六、文言七、说卦八、序卦九、杂卦十。’郑康成之徒并同此说。”吴书无此句。吴书有“唐孔氏曰:‘卦辞文王所作’及后面“自大哉乾元以下,《象》之传也,郑康成合《彖》《象》于经,故加《彖曰》《象曰》以别之,诸卦皆然”两句,而税书皆无。其次,吴书“餘卷亦”下注“阙”,又补“有”字,然据税书,此字作“为”,下无“有”字。吴书“始分经传为一尔”,而据税书,“分”字当作“合”。此外,两者文字也稍异,如吴书引“班固谓孔子晚而好易”,税书“好”作“学”。段落字句次序也小有变更,如吴书“司马谈”前有“经文王周公所作也;传孔子所作也”。税书将此句置于该段句首。至于其他部分,税书多删削引文,而吴书则多全引,此不一一细举。(参见《易学启蒙小传·周易古经发题》,康熙十九年《通志堂经解》本,第6页)然而,吴书所删,仅是些引文,故也可称吴书所引即是吕祖谦《古周易》的《后记》。

^② 参见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卷十九,此文又见于《梁谿遗稿》,朱彝尊辑尤袤《梁谿集》佚文而成,只是“尝版以行”却作“当版以行”。见(清)朱彝尊辑,尤袤撰《梁谿遗稿诗钞》一卷,《文钞》一卷,北京图书馆古籍出版编辑组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86册影印清康熙三十九年尤侗刻本,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。

吻合。^①

税氏盖未见吕祖谦书的全文。他认为吕祖谦、朱熹曾见吕大防书，只是不知为何不曾提及。细考税氏所据，他认为晁书本吕大防书，仅重定吕书十二篇为八篇，并缮写藏于家，李焘曾重刻晁书。因此，吕祖谦既见晁本，当见吕大防本。

吕大防书与晁说之书不同，税说有误。据李焘《周易古经》（《四库》本《古周易》）曰：

右《周易古经》八篇，并吕氏、晁氏《后记》各一篇。谨案：元丰五年，（1082）正愍吕公微仲始厘析王辅嗣篇第，别定为十有二，如刘歆《六艺略》首所列施、孟、梁丘三家者，刻板置成都学官，于文字句读，初无增损。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），景迂晁生以道又辑诸家异同，或断以己意，有增有损，篇第则倣费长翁未解辅嗣未注以前旧本，独并十二为八耳。吕、晁各出所见，初不相祖述，亦犹李敏仲与王子雍殊隔，而传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其指归则暗合，学者必贵自得。

据此，两书不仅篇章有别，内容亦异。吕本用王弼通行本，正文则“于文字句读，初无增损”；而晁书则广辑诸说异同，“或断以己意，有增有损”。此外，两书也无承袭的关系，李焘此说也有旁证，如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于吕大防《周易古经》条下言：“凡十二篇，别无解释。”^②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于晁说之《古周易》条下言：“卷首列名氏二十多家，文字异同则散见于卦云。”^③晁、陈二氏目见原书，所言足以辅证李焘之说。

不过，税氏言吕祖谦、朱熹当见吕大防本则不误。首先，吕大防书虽刻于成都，然而李焘又将吕书与晁书的《后记》合刻^④，而晁书乃家藏手稿，经李氏刊刻而流传；故吕祖谦所见本当是合吕大防《后记》的合刻本。其次，晁氏《后记》中明言“《说卦》第六、《序卦》第七、《杂卦》第八，以上三篇同吕氏。”若吕祖谦未见吕大防本，见此文，也当深考吕大防书。最后，据李焘《后记》，则李焘亲见吕大防书，吕祖谦与朱子与李焘的交情不浅，若两人不见吕大防书，也可向李焘

^① 此文也见于《经义考》，然朱彝尊删去“然成公则议晁生并上下《经》为非，而文公《易本义》则篇第与汲公吻合”一句，以回护吕祖谦、朱熹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同朱氏所引。参见（宋）税与权《易学启蒙小传·周易古经发题》，康熙十九年《通志堂经解》本，第6页。

^② （宋）晁公武撰，孙猛校《郡斋读书志校证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，第38页。

^③ （宋）陈振孙著，徐小蛮、顾美华点校《直斋书录解题》，第2页。

^④ 据税氏之说，结合李焘《后记》，则李焘已书内容与晁说之书全同，仅取吕大防《周易古经》书名，李焘重刻乃晁书，非吕书。

借阅^①。

既然两人曾见吕大防书，为何又不将始编“古易”者归之于吕大防呢？这就要涉及吕祖谦如何界定重编“古易”的必要条件。据吕祖谦《古周易》的《后记》言：

汉兴，言《易》者六家，独费氏传古文《易》，而不立于学官。刘向以中古文《易经》校施、孟、梁丘《经》，或脱去“无咎”“悔亡”，惟费氏《经》与古文同，然则真孔氏遗书也。东京马融、郑玄皆为费氏学，其书始盛行。今学官所立王弼《易》，虽宗庄、老，其书固郑氏书也。费氏《易》在汉诸家中最近古，最见排摈。千载之后，岿然独存，岂非天哉！自康成、辅嗣合《彖》《象》《文言》于《经》，学者遂不见古本。近世嵩山晁氏编《古周易》，将以复于其旧。而其刊补离合之际，览者或以为未安。某谨因晁氏书，参考传记，复定为十二篇。篇目卷帙，一以古为断。其说具于《音训》。^②

据此，可知吕祖谦认定“古易”（实当作古本《易》）有两个必要条件：一是所定具体文字应与古本合，如“惟费氏《经》与古文同”；二是所定版本也要与古本合，如“篇目卷帙，一以古为断”。两者缺一不可。吕大防书仅重定篇次，具体文字则全同王弼本，故其书不合吕祖谦所设的标准^③。以此标准衡量前贤（北宋），则始定“古易”者自然便是晁说之了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取尤袤、税与权之说而不加考辨，即言：

其书（吕祖谦书）与吕大防书相同而不言本之大防，尤袤《与吴仁杰书》尝论之，然祖谦非窃据人书者，税与权《校正周易古经序》谓偶未见大防本，殆得其实矣。^④

《提要》引税说有遗脱，已见前。《提要》失误在于所录题作吕祖谦撰的《古周易》即包括吕大防书及李焘《后记》对其书的解题。仅隔数页，便两相抵牾。

^① 据《年谱》及《宋史·李焘传》，吕祖谦于淳熙三年（1176）十月，经李焘荐，重修《徽宗实录》。参见杜海军《吕祖谦年谱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2007年，第193页；《宋史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77年版，第12873页。朱子也与李焘有交往，如《答李焘翁》，见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，《朱子全书》第廿一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、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，第1652页。

^② 见《书所定古周易十二篇后》，见《东莱吕太史文集》《丛书集成续编》，台北：新文丰出版社影印《续金华丛书》本，第128册，第529页。又见《四库》本《古周易》后，《经义考》卷三十，黄灵庚主编《吕祖谦全集》第一册，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，第121页。

^③ 《郡斋读书志校证》引清沈严录何焯批校本，何焯曰：“《易》之复古，自微仲始。”见（宋）晁公武撰，孙猛校证《郡斋读书志校证》，第38页。盖何焯以重定“古易”编次为订“古易”的标准。然仅据此标准，范谔昌《易证坠简》已重定“古易”编次，也不可谓吕大防为最早者。

^④ 王伯祥断句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第49页。此外，《提要》又言：“《书录解题》又载《音训》二卷，乃祖谦门人王莘叟所笔受，又称朱子尝刻是书于临漳会稽，益以程氏是正文字及晁氏说。此本皆无之，殆传写者遗之欤？”按：既然此书乃吴氏《集古易》所录，则吕文乃吴氏有意择取，非传写遗脱。

因此，吕大防书本王弼本，而吕祖谦书则据晁说之书，两者内容不同，不存在暗合现象。除两者正文差异外，吕大防书认为经传无别，故十翼去“传”字，从“上经第一”至“杂卦第十二”，按经传次第编次；吕祖谦书则认为经传有别，故十翼留“传”字，仅于十翼加次第，从“彖传第一^①”至“杂卦第十”。这反映两人在定“古易”观念上还存在不小差异^②。

综上所述，今《四库》本《古周易》，并非吕祖谦所撰，乃后人取吴仁杰刊刻李焘书的《后记》及李书的《后记》，补入吴氏《集古易》一书而成。因吴氏《集古易》仅择各家的《后记》，后人误将各《后记》作全书，又不考各家之说，以致怀疑吕大防书与吕祖谦书存在暗合现象。吕大防书本王弼本，吕祖谦书则本晁说之书，而晁说之书引诸说而断以己意；因此二吕书不同。吕祖谦曾见吕大防书，然他考订“古易”的标准涉及文字与版本两方面，因吕大防书无订正文，故吕祖谦将始订“古易”者归之于晁说之。

现将四库本《古周易》用图表归纳如下：

吴仁杰《集古易》		吴仁杰刻李焘书的《后记》
1. 吴仁杰《古周易》的《自序》		
	2. 吕大防(1027—1097) 《吕氏周易古经》的《后记》	共 有 部 分
	3. 晁说之(1059—1129) 《晁氏古周易》的《后记》	
4. 王洙(997—1057)(家藏) 《睢阳王氏古易》的《后记》 及叶梦得(1077—1148)的一 段评论。		(一) 李焘(1115—1184) 《周易古经》的《后记》
5. 周燔《九江周氏易》的《自序》		
6. 吕祖谦(1137—1181) 《古周易》《后记》，(有删裁) 附朱子《跋》		(二) 吴仁杰刻李焘书的 《后记》

^① 按《古易音训》作“彖传第一”（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影印嘉庆七年刻本），而《东莱吕氏古易》则作“彖象传第一”（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）笔者取《古易音训》之说。

^② 除篇目外，《系辞》部分，两者也存在差异：如吕大防全本王弼本，沿孔颖达《周易正义》的分章；而吕祖谦则取孔颖达、程颐、晁说之、朱震四家之说。吕祖谦还有考订错简，《上系》第十一章从晁氏，章首天一以下二十字移别章。

三、吕氏《古周易》之影响

朱子《周易本义》即吕祖谦《古周易》作底本。《周易本义》的初稿，朱子大概在淳熙二年（1175）开始起草，当时还没有《周易本义》的名称，而称作《易传》，此书至于淳熙四年才成^①。淳熙八年，吕祖谦《古周易》出来后，朱子复取此书作底本，并更名为《周易本义》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于吕氏《古周易》条下即言：

朱晦庵刻之于临漳、会稽，益以程氏是正文字及晁氏说。其所著《本义》，据此本也。^②

陈氏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又于朱熹《易传》十一卷、《本义》十二卷条下言：

初为《易传》，用王弼本。复以吕氏《古易经》为《本义》，其大旨略同，而加详焉。^③

据此解题，可知《周易本义》书名的来历。朱子撰《本义》也酝酿了一段时间，大概于淳熙十五年左右才选用《古周易》作底本^④。

（元代）董真卿有言：

朱子《本义》，以淳熙四年丁酉岁（1177）成。（按：此乃《易传》成书，非《本义》，吕祖谦《古周易》淳熙八年才出来，董氏误记）凡分《经》异《传》，尽从东莱吕氏所定。非但取其章句之近古，至若正文，亦多从《古易》。《系辞》诸篇分章，亦不尽从吕氏也。详见《本义》。^⑤

可见《本义》的编次及内容深受吕祖谦《古周易》影响。当然，朱子也对“古易”有自己的看法，因此，《本义》取吕本《古周易》作底本并非一字不改。

《本义》以吕祖谦《古周易》作底本，而吕氏《古周易》又以晁说之《古周易》

^① 白寿彝认为《本义》淳熙四年成，其言：“淳熙四年（1177年），依《玉海》卷三六、《朱子年谱》王本卷二所记，《周易本义》成”。但淳熙六年（1179年），朱熹与皇甫斌（文仲）书，说“所喻《易》说，实未成书，非敢有所吝于贤者”。《玉海》和《年谱》所谓“《本义》成”，大概是指《本义》初稿说；用《本义》当时的名称，应该说是“《易传》成”。“参见白寿彝《周易本义考》，《白寿彝文集》第七卷《朱熹撰述丛考》，郑州：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，第11—12页。”

^② （宋）陈振孙著，徐小蛮、顾美华点校《直斋书录解题》，第3页。

^③ （宋）陈振孙著，徐小蛮、顾美华点校《直斋书录解题》，第21页。

^④ 白寿彝考《本义》之名，以发现于淳熙十五年（1188）朱熹答蔡元定书者为最早。并认为朱熹答元定此书，当在《易传》改题《本义》，别用《古周易》本，并修改本书内容不久以后的事。参见白寿彝《周易本义考》《白寿彝文集》第七卷《朱熹撰述丛考》，第13页。

^⑤ 见（元）董真卿《周易会通》卷首，《周易经传历代因革》条下《朱子易》的案语。康熙十九年《通志堂经解》本，第10页。